

第二十一回 西席賓忽得西廂趣

詞曰：

幾度風前嫌白晝，盼到黃昏，只是低垂首。月冷庭空難消受，漫沉吟，憶著羅幃鱗。池畔鴛鴦看欲就，惱殺鶯聲，俏向紗窗透。移步整冠偏坐守，恐相逢，難閃燈前後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卻說王儒珍，自到蘇宅下帷，倒也幽閒可喜。只是紫宸不在，覺得形影孤凄，聞得紫宸雲衙得路，即出師靖海，知是奸相弄權，不勝憤激。後聞平寇回來，即入山歸隱，又不勝羨慕，不勝傷感。

那日正攤書悶坐，忽見墨童傳進一封書子。說係杭州蔡府，差管家到來投遞，並有要言面稟。儒珍見說，驚疑不定，暗想道：「老蔡寒盟已久，何忽有雙魚之賜，得無小姐有生還之日，故悔於厥心而欲重尋舊日之約耶？然必非也。區區一貧如洗，且又點額文場，彼世情白眼，何能天良頓發，而為晚蓋之謀？又況小姐弱質飄零，量已珠沉玉碎，蕙折蘭摧，尚安望歸趙之期？如今且待我開緘一覽，便知端的。」當下揭起封紙，從頭至尾細閱一遍。又想道：「此實難解。那『慰魂』云云，眼見小姐並無再生之日矣，卻有何舊約之可尋？且又說道使此老有所倚賴，要我即日到彼，難道望我養老送終，做他的後嗣不成？不免日喚來人入來，看他有何言語。」即命墨童引來人進見。

不多時，只見蔡信已到面前，跪下道：「老奴蔡信叩見」。儒珍扶他起來道：「原來就是蔡管家，想那日你家老爺壽誕，你領我到埋劍園中的光景，思之恍如昨日。」說罷涕泗交流。蔡信亦含淚答道：「家老爺自小姐沒後，鎮日憂愁懊恨，為此遣小個持書到此相請。倘得相公不棄，待小人伏侍到杭，少不得家老爺自有一番說話，要和相公面談。若是相公未便同行，乞賜一回書，待小人稟復家老爺，以慰懸望。」儒珍見說道：「蒙老爺雅愛，書中之意我已具悉，本當即遵嚴命，奈此時館政方煩，且遲待十月中，准當趨拜。匆匆不及作札，煩你將我言口復老爺。」蔡信連聲應諾，告辭回家稟知其志。其志不勝大喜，整日倚門而望。正是：

昔日乘龍客，今為燕翼人，

再說儒珍，見蔡信去了，心中想道：「彼雖不仁不義，但小姐為我而亡，我何忍便絕其親？我今日從其所請，正以慰慰我妻於地下耳。」自此儒珍愁悶，反覺得以稍舒。

一日，因蘇日有恙，不出攻書。儒珍獨坐無聊，不免出卻書齋，去園中散步一回。只見假山疊翠，饒有林麓之勝，曲沼微波，頓興湧躍之思。丹桂發秋香，何必月中之影，海棠吐紅萼，當籌金谷之樽，芭蕉粉綠，映碧於紗窗，金粟含葩，照臨於池畔自以為久困書室之中，幾忘卻園中這般美景，行過曲澗欄杆，有一小亭名曰「不夏」。但覺清風徐來，滌我塵心之鄙陋。雖炎威酷虐時，布簾臥此亭內，當亦自謂羲皇上人：「不夏」之稱良不誣也。又行幾步，但見：層樓高聳，簷宇巍峨，循牆而走，四面紗窗緊閉。秋燕依依，蟲聲唧唧。信步遊行，真個樂而忘返。忽聞鶯聲細語，出自樓頭，傾耳而聽，卻又寂然。少頃豁然一響，西窗洞開。儒珍仰首一看，看尤物焉，乃主婢二人，登樓閒眺。儒珍注目而視，真所謂榮耀秋菊，華茂春松。彷彿兮若輕雲之籠月，飄搖兮若流風之回雪，雲鬢峨峨，幾一笑而傾國。娥眉燦燦，縱我見猶憐。斯時也，悅然不知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矣。

誰知早驚動了樓上美人，知原來就是誠齋之女，紫宸之妹，與蔡若蘭成花燭之蘇馨如也，小婢乃使女柳枝，儀容窈窕，面貌與馨如相仿。前日因在閨中愁悶不過，主婢二人，至宜春樓閣玩，不道天遣相逢，被儒珍偷看，驚喜若狂。柳枝眼快，瞧見笑向小姐了：「王先生在下。小姐進去罷。」馨如向下一望，即便回身而走。原來這樓與內室相連，二人悄然入去，不表。

儒珍正看的出神，忽見碧窗掩閉，人影寂寞，不覺長歎一聲，如癡如醉，漫漫的回到書房，西思方才所見，真乃天姿國色矣。卻又想道：「我王儒珍鄉場失志，落魄無聊，豈不宜哉？我妻為我而死，屍骸尚不知落於何處，還做此癡夢。況紫兄何等待我，我卻禽心獸行，見色神搖，人之無良，一至於此耶。」忽又一個念頭道：「雖是如此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我難道修小節而成大罪，竟終身不娶了，祖宗的雪食，可不從此而斬麼？況僅番蔡岳有招作螟蛉之意，我之所以不拒其請，正所以慰我妻於地下，報之亦可謂不薄。就是紫兄令妹，我王儒珍有才有貌，若就連理，亦不為辱沒了他，卻也何妨？」正在自言自語，只見館童送將夜膳出來。儒珍連飲了幾杯酒，不覺微醺，詩興勃發，便於燈下，戲題絕句一首，以志日間所遇。才吟得兩句，那燈花熒熒開放，儒珍心喜，把指甲略撥，不覺應手而落，火亦遂滅，只得將未成詩草，納諸筆筒之內，上牀和衣而睡。正是：

癡念已從鬧苑種，好詩常向夢中吟。

儒珍一覺醒來，東窗已有日色，正欲起身，只見墨童傳進一束，說：「文會友相公請相公去做文字，有小童在外立等。」儒珍連忙起來，洗漱了，整衣而去。

卻說柳枝，那日聞先生出去會文，即來報與小姐，請小姐到園中閒玩一番，消遣閨愁。馨如亦正有此意，便同柳枝出了宜春樓，一路來到「不夏」亭中。但覺微風拂袖，一陣陣丹桂香濃，好不胸襟舒暢，又行幾步。出離曲檻迴廊，再過了假山池畔，早是書房門首。柳枝道：「書館無人，小姐何不進去一觀。」馨如依言走看，只見圖書滿壁，龍蛇有飛舞之形，箋軸盈箱，金石動鬼神泣。真個是：

東壁圖書府，西園翰墨林。

小姐行至案邊，見筆筒之內，有花箋一幅，取來一看，卻是未成的詩草，題乃《樓頭遇美》，起二句道：

乍驚宛似月中仙，脈脈欣逢惹意牽。

馨如笑道：「狂生之狂，一狂至此。」便援筆續成二語道：

仔細因知春自在，憑君莫認並蒂蓮。

續畢正待起身，再尋覓詩文觀看，只見小童報說：「王相公回來了。」柳枝慌忙扶了小姐，疾趨而去。儒珍走進書房，見桌花箋一紙，取來看時，晚間的詩句早已續完在上。忙同小童：「曾有何人到此？」小童只得實告道：「亦才小姐到此遊玩，因是相公回來，故此匆匆而去，不曾收拾。」儒珍見說，心中驚喜道：「小姐不獨有貌，兼又有才，真不愧二蘇之妹也。」從此益發留心學問。

不能忘情。

過了幾日，那晚儒珍散步園中，仰見月色晶瑩，纖雲不染，想嫦娥今夕，定試新妝，未知折桂手在於何處耳。信步行來，早又是不夏亭邊，忽見一人憑欄仰望。月下美人。更是丰韻。原來那晚柳枝稟過小姐，來亭中玩月。儒珍卻認做是馨如，忙步上前去，探探一揖道：「不知小姐蓬萊下降，有失迴避，望乞恕罪。」那美人連忙回禮道：「足下就是先生麼？舍弟荷蒙指教，只是家父、家兄不在，多有簡褻之處。」儒珍道：「豈敢，小生才疏學淺，自慚臯比，蒙令兄雅愛，授以緇帷，真乃有愧於心，前日偶因他出，不知小姐光臨，有辱續成賤作，可稱一字一珠，只可惜混於魚目耳。細思並蒂之句，正不得不令人錯認一翻，不知小姐肯見憐否？」

柳枝不解其故，勉強答道：「巴人俚句，未足續貂，『井蒂』云云，亦只是遊戲筆墨，先生又何得錯認也？」儒珍道：「區區之心，惟望小姐反詩中之意，踐詩中之約。此恩此德，沒齒不忘。」說罷又是深探一揖。柳枝見他情不自禁，口口認定是小姐，倒覺好笑，便又道：「藍田白壁，繡幕紅絲，皆賴冰人之說合。郎君何自褻尊，而不思蹈周公典禮！」儒珍連聲應道：「小姐金玉之言，使人敬服，但恐紅葉無綠，或不蒙令尊大人俯允，則如之何？還望小姐見憐。」說罷微微含笑，挨身近前。忽聽得裡面有人叫道：「柳枝那裡？」那美人慌著道：「有人來了，郎君請自穩便。」即如飛而去。儒珍爽然若失，亦取路而回。

那夜翻來復去，不能成寐，意欲央人去誠齋處求親，又無其便。正在無計可施，適誠齋有一個表姪，姓楊名柯，字克斧，住居松江城外青龍江口，有事要到揚州，特來蘇宅問可有家書寄住枉所，與儒摯談論了半日，儒珍甚喜，即將姻事相托。楊柯許諾。約在十月中回覆他，當下討了家信，自即日離松江不表。

再說蔡其志在家中，見三秋將過，天氣漸寒，又命蔡信到雲間相接。儒珍無奈，只得辭別蘇宅，攜了墨童，一逕回杭。蔡信先去報知主人，其志親自來迎。儒珍想起當年拜壽之時，小姐何等殷殷之意，而如今舊地重臨，人移事易，思之不勝酸楚。其志觸著女兒之事，也自傷心不過。兩人見禮畢，俱各坐定。儒珍開言道：「承蒙不棄，雅意相招，此恩何以答報？」其志道：「老夫年邁失志，亦不必復道矣。今茲屈賢公子至此者，慾望捐棄前忿，權作螟蛉之寄。倘瑩窗雪案，博得功成名就，亦不枉尊大人與老夫半世交情，並小女一生名節。」言畢涕泗交流。儒珍含淚答道：「書生命薄，顛沛流離，致累小姐遭變，方深悲悼。今者既蒙大人垂盼，自是誼合侍奉晨昏。但辱子恐不足光大門庭，有負大人之意耳。」便立起深深四拜，認其志為繼父。其志大悅，安頓儒珍在家起居，呼大小家人，都來參拜小主。自此王儒珍遂稱為蔡儒珍矣。這且按下。

再說楊柯，從揚州辦事回來，因帶得有誠齋家信，先到蘇府中去投遞。信內備言家下乏人，延師多所不便，可速辭卻。來春二月間，家眷同來維揚，勿得有誤。蘇日自把家書去念與母親聽。楊柯卻在外尋問先生。小童回說：「有杭州蔡老爺著人，接去。原係王相公丈人，他女兒已死，如今要王相公去做了女婿孩兒，靠著王相公養老送終，不放出來的了，不知楊相公卻問起？」楊柯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他有一樁事情托我，故此問及耳。」說罷，即出門而去，回到自己家中，過了一夜。次日買舟前往武林，尋問至王儒珍岳丈家，即央通報。儒珍聞說楊柯到來，如獲至寶，喜之不勝，慌忙出迎。正是：

配成彩線思同結，夢斷黃昏望好音。

霧隔湘江歡不就，錦葵空有向陽心。

只因楊柯這一來，有分教：欲圖終身歡樂，反增幾日愁煩。要知如何回話，且待下回分解。